



茅盾

代表作

上海全書店印行

## 序

茅盾是沈雁冰先生的筆名。他是浙江桐鄉縣人。現年四十二歲。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

他本是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倒是維新派；所以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十歲時不幸父親死了，留下一個遺囑，希望他將來進學學校工藝，但是他後來並不遵照遺囑去做，因爲他的嗜好乃是文學，所以他的志願也在文學了。十八歲時從中學畢業，就進北京大學肄業，三年後，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

他是中國最早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一人，從五四運動以來，他對於提倡新文學運動尤其不遺餘力。最初主編小說月報，又與鄭振鐸等主辦文學研究會；他一方面從事於東西洋文學之介紹，一方面推薦了許多國內的優秀的創作，並努力於翻譯與批評的工作。

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即加入政治團體，努力於革命運動。武漢時代，任民國日報主筆。



國共分裂後，他就捨棄政治生涯，潛回上海，開始努力從事創作，埋頭於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之寫作，時正一九二七年之秋也。

三部曲是他初試成功的傑作，都以小資產階的青年為中心人物，描寫在大革命時代中的浮沈，有極濃厚的時代色彩，刻劃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一幅剪影。所以三部曲出版後，受到一般青年的熱烈的歡迎，一致公認他為表現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最好的典型作家。

此後他曾至日本，度了短期的戀愛生活。同時復努力於創作。以後陸續寫成的小說很多，長篇有虹，子夜，中篇有路，三人行，春蠶，短篇有野薔薇，宿莽，泡沫等。

他的創作的特點乃是文筆的老練，又流利，又生動；尤其是他最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刻劃細膩，熨貼有致，實非其他作家可及。

現在編者從他的（最初直到最近的）全部作品中選出最能代表他的作風的小說十二篇和散文八篇，輯成這部他的代表作。這也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中的精華。

# 茅盾代表作選目錄

小說：

煙雲	.....	一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	五七
擬「浪花」	.....	六九
有志者	.....	八〇
秋收	.....	一〇七
微波	.....	一四七





# 上海合衆書店最近出版新書目錄

全國初中升學試題詳解

中學生升學指導

中學各科常識大全

新小學生升學指導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朋友各科常識問答

中學生模範作文

小學生模範作文

高級模範作文

初級模範作文

小學生模範作文

中學範模日記

高級模範日記

初級模範日記

幼稚園讀本

幼稚園常識

新編算術指南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1)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2)

模範英漢辭典

模範漢英辭典

英文文法作文典

算術指南(黃煥甫編)

國音學生新字典

四川學生字典

詳文對照學生新尺牘

詳文對照兒童新尺牘

詳文對照女子新尺牘

詳文對照普通新尺牘

詳文對照商業新尺牘

現代應用文大全

交際萬有大全

革新公文程式

新公文程式大全

最新刀筆精華

漢譯新中國

青年的成功基礎

青年的奮鬥方法

青年的處世藝術

青年的文章作法

青年的口才訓練

魯迅：代表作選

沫若：代表作選

巴金：代表作選

丁玲：代表作選

冰心：代表作選

茅盾：代表作選

老舍：代表作選

達夫：代表作選

紹鈞：代表作選

周作人：代表作選

高爾基：代表作選

魯迅：二心集

魯迅：雜感集

魯迅：散文集

郭沫若：我底幼年

小仲馬著 芥花女

夏康德譯 芥花女

袖珍新戲考一集

袖珍新戲考二集

袖珍新戲考三集

袖珍新戲考四集

楚霸王故事

伍子胥故事

# 茅盾代表作選

## 煙 雲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の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大褂，找帽子，摸出錶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為「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為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踱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賠嫁」，「達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脚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尙而又勇敢的行為，高尙，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

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有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打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開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



腿，喚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鉤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僵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泡，給寶寶，等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陶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



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却因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詒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四圈麼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為「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 三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

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

「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現在還沒有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在眼裏，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代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會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



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爲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臆去碰碰陶太

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是也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瞅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啣！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万」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遣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聽，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為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皮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腳！而且高跟皮鞋的尖頭忽然被

大褲管口的褶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不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



一個椅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臆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圈」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躑，一面在猜想。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興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也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揮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擇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



間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陶祖泰繼續想。

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着，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間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是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爲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耍」，「愛人家湊趣」，——還有是，「鬥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胛。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自己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罩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他夫人瞧。

陶太太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 五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却低頭去看手錶。

「噢，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娥，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噯……」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啊啾！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為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我的這付担子並沒有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強的人，我願意讓他。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

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為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也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與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為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却認為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待着。

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為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他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的，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定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下；坐在床沿上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住陶祖泰嘴巴的回答：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裏床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甯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我還愛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 六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挨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在挨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下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是「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布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為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却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還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太太，便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解。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



夫人的舉動，要弄明白夫人的「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閒坐在那裏，他就坐在夫人對面，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房去看了一看，他就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幽幽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搬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人變成了「啞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生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太「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到陶祖泰的「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

覺得自己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漢口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的男人陪她玩；但半年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快黑了，陶祖泰破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怎麼？你像隻落湯鷄！天又沒下雨！」

陶祖泰搖著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凄凄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子，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是讓他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嘴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地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呃，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到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担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腿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噲！」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碗筷，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倒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為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開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

「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

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看，可是陶祖泰只搖著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著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

越想也許越難罷？」

##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慇懃送客，直到大門外。

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意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扔在夢鄉裏



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漉漉像從水裏撈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正經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麼辦？買衣裳，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到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

可是大門響了，陶祖泰慢吞吞踱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經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嶺。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她不是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更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而陶太



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的一套睡衣試穿了重復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脆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這一笑，會打開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斷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搖着她的肩胛，硬不讓她打瞌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喲！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讀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世界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閉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嗤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 九

陶太太「一定要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的。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

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朵管進去，馬上走西耳朵管出來了。



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暄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膊。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笑話！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在滬杭路一帶。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遠房姪兒在陶家吃夜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一；朱先生也是三四天後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看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要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人和孩子正在一樣一樣打開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像疲倦極了癱在一張椅子裏。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烟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像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天晚上我說過麼？」陶太太握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却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紮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天

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噢，路上零用是夠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包裝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姪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想來會答應的。」

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猜想這一切大概全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姪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一〇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詒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腳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上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口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糖，！朱先生買給寶寶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當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同一條船走，陶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艙。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驀一會，苦心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得陶太太還沒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手指尖都冷了，說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却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哦，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艙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問道：

「你的是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臉軟起來，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官艙的銅牌看。

黃詒年瞧着情形有點僵，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着，他就叫茶房把陶太太的行李搬到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却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艙換到二十號官艙來。

「哼！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

朱先生虎起臉嚷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又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去。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船是官船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一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

「不無如何，你先去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神經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鋪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口袋，糟糕，他也就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你太太身邊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鑼聲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祖泰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

「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一一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却回覆了一封「蠅頭細字」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磕

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

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

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

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要問題却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

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了第三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起「令姑母」的樣來：從此也「打瞌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到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



的訓詞以後，第五天上，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送」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却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會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癟時，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却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赴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詒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艙票。

船到南京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南京有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南京住旅館等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在漢口受過的牌桌旁的「刑罰」一下子都回憶起來了，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皮走進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不認識，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定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一笑；忽然她急口說：「六筒麼？碰，碰！」

陶祖泰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陶太太手裏，但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泰認爲此信還沒送到，就說：

「一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另外設法……」



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泰也就不說下去了。陶祖泰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泰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泰的態度一切都好。

一一一

第二天上午，陶祖泰去拜望夫人那位遠房姪兒。「一言難盡」的內容到底「面洋」了；姪兒吞吞吐吐說：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船票，……補買票啦，我，我找姑母；姑母，姑母打開錢袋，……一算不夠……」

「嗯，不夠……」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夠啦……噯噯——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

法子，只好，只好搬回統艙……」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針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艙。」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好像，……好像，姑母……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沖到他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略略抖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腳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睡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期，陶祖泰的大衫粘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指尖却冰冰冷。

他遊魂似的飄到了夫人跟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姪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天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脚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却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噢！」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撲嗤地一

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嗓子逼得太尖，尖到刺耳朵。她怔怔地望着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廳？」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襪鞋，「那個麼？……噯，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三十一——四號官廳，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狠狠怕怕，像軍界，……我一想，到底朱先生是熟人，就搬回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



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著頭忖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麼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刺刺一片牌響，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一三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踱方步的脚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

「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却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半年。」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老虎，外婆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回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嗯，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哦——寶寶去麼？」

孩子搖搖頭。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橈子，要取那絨布老虎。陶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洋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眼睛，朝房裏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

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他：

「啊啣！——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

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幾付，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却轉了「風」了。她興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一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悟，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跑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櫥了。

他在床前「夜壺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將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



上無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着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箍；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挫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這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泰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心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夫人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賭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

「罷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俱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裏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陶祖泰好像全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是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却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那被罵的人她壓根兒就沒認識。

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在漢口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爲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在漢口，不騙你。噯，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為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乍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憑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響，他忍不住回頭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脚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 一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尚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為壁壘，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担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却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住要去摸摸傷疤，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鄙夷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却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

到，有那樣下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裏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却「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被動；「她倒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又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着頭，他想到：「難道她那時真在被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嗯！」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却把他自己那封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句話都像是另一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出神。堂官站在他面前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腦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地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拼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全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回「家」的路。但經過一月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相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了，不拍也是不必要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爲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一家一時，太陽在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覺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歪在床上，可是臉上的神色仍跟平常一樣。

「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外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

陶太太乍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看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算了罷！……」

「噯，呦！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長江沒死那夜有的！」陶夫人



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是……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選自文學）

##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黃女士預料到她的職業生活並不會怎樣「愉快」，然而她在職業生活中碰到的「不愉快」的事實竟不是她能夠想像得到。

早上八點半鐘，黃女士跨進X公司的總辦公室；迎接她的職業生活第一頁第一行的，是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總辦公室裏光線不怎麼好。雖然朝東朝北都有很高很大的窗，但是窗外有的是別家公司的聳天建築，從窗洞來的，不是陽光而是別家公司辦公室裏的電燈光；雖然天花板上掛着五盞臉盆大的返光燈，梅花瓣似的，一齊開亮着，但是剛從五月的豔陽天空下進這總辦公室來的黃女士却覺得眼前驟然一黑，——至少她一時間還看不清這廣大的辦公室裏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在等待她。

但是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她却聽得清清楚楚；她還聽得笑聲中夾着一句捏住了鼻子似的聲音：「來了」。即使不是神經過敏的人，黃女士也不能不以為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是對她的了。她的心就轟地一沉，同時反應地用眼光去搜尋那嗤笑聲的方向，想要知道這幾個



不大客氣的人兒是何等樣的面目。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離總辦公室的進口不滿二尺。

然而有人過來招呼她了；

「黃——你的座位在那邊。」

聲音是熟悉的。黃女士知道她是舊同學張，也是這辦公室裏唯一的舊相識。但是——天曉得，人却忽然大不「熟悉」了。黃女士昨天晚上在張的家裏看見的，是一個衣飾也還樸素的張，可是眼前在電燈光下走到她面前來的，却竟是一長條的大紅大綠！

「怎麼濃妝起來了？」——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就忘記了點頭，只機械地應了一聲「唔、」機械地跟着張女士走過一排一排的空桌子，到了西邊的沒有窗的牆角。這當兒，黃女士也到底消清了那朝東和朝北的兩個窗洞口站着五六個人，男的女的都有。都像賞鑑一件新鮮東西似的遙遙地望着她。黃女士覺得很不舒服，就竭力自制地把注意集中在她自己座位的所在——沒有窗的西牆角。這裏的座位都朝着辦公室的進口。直靠近牆邊有一張桌子；跟其他的桌子顯然不同的是那桌面上只有三樣東西：墨水瓶，鋼筆桿，和小小一塊簇新的吸墨紙。黃

女士知道這一定就是她辦公的桌子。

「你前面第二排右首的，是我的桌子。」

張女士指給黃女士看着說，忽然側着頭朝那邊朝東朝北兩個窗口的那班人瞥了一眼，又嬌聲一笑。黃女士忍不住也朝那班人望了一眼，却看見有兩個男的正在對張女士做眉眼，另有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在嘖嘖唧唧議論着，——雪白西裝領上一個油光晶亮的頭和兩個燙得蓬蓬鬆鬆的頭門成個「品」字。

「唔，唔——」黃女士有口無心地應着張女士，就往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心裏感得異樣的寂寞，——不，寂寞猶可，最難堪的是一種聞到了魚腥似的噁心，她呆呆地注視着桌面的那一塊小小的簇新的吸墨紙。

「這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公司了，」——黃女士悶悶地想，「爲什麼這幾位男女職員倒像茶食店裏的伙計，——又像文明戲班裏的戲子？」

於是突然間黃女士的思緒被打斷了。那邊窗洞口忽然語聲嘈雜，中間有一個高朗的男子聲音連說着「那里，那里。」黃女士抬起頭來，却見張女士正從那邊窗洞口的人堆裏走開，



臉上似笑非笑地，正朝着自己這邊，嬉嬉婷婷繞着一排一排的桌子走過來了。

「黃——我給你介紹介紹這裏的幾位同事。」

張女士很正式似的說，把手一揚，腰一扭，却又偏着頭，望那邊窗口斜拋了一個眼風。黃女士幾乎把兩手撐在桌子上似的站了起來，覺得自己的身體異常沉重，而且兩條腿尤其重。從西牆角到那邊窗口，其實也不過兩丈多罷，然而黃女士覺得遠得很。而且那些辦公桌子又擺的好像八卦陣，黃女士幾乎碰倒了一把斜放着的小巧的粉紅色的綢陽傘兒。

「密司李，——密司周，——密司脫趙——密司脫王——三畫王……」

張女士介紹到這裏，忽然笑了。「唔，唔。」黃女士只是這麼單調地應着，九十度的鞠躬。回答也是九十度的鞠躬。一切都挺有禮貌。

「敝姓邵——邵萬生的邵。」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說，——中裝，天藍色的綢長衫，雪白的襯衣的領頭比長衫領頭高出了至少三分。

「唔，唔，——」黃女士還是這單調的聲浪。她想不出什麼客套，對這樣一班好像是別一世界裏的人們。並且她以為一聲「唔唔」加上個九十度的鞠躬也很夠了。

但是最後一位密司脫曹被介紹了，而且黃女士照例「唔唔」，照例九十度鞠躬以後，忽然人叢裏有誰也輕輕哼着「唔唔」。一幕地鴉雀無聲，足有三四秒鐘。於是哈哈大笑，嘻嘻嘻，打總兒笑起來了。黃女士即使再能鎮定些，也忍不住臉上紅了，紅了倏又轉白，是憤怒的白。不過那位邵萬生的邵立刻來轉圈打岔：

「哈哈，密司黃，今天天氣——嗯，久仰久仰，哈哈！」

黃女士苦笑着點點頭就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辦公桌。她剛才第一次坐在這辦公桌面前時，她對牠的印象很不好，但現在她覺得只有這辦公桌是她的躲避所了。她下意識地拿起那鋼筆桿來看一看，又用手指去試試那G字筆尖，她巴不到辦公時間立刻就開始，然後而還有二十分鐘。

幸而這冗長的二十分鐘內繼續不斷地有人來了，男的居多。黃女士賴有早就「安身」在那壁角的機會，儘可以低着頭什麼都不理會；而且那些進來的男職員也似乎又自成一種；他們咳咳地掃清着喉嚨，便按電鈴喚茶房，高聲大氣的問幾句不相干的話，同時他們自夥淘裏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最近「香檳」的軼事。他們是這辦公室裏中級的或者幾乎是高級的



人物。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到西牆角裏有一個新來的小職員，

黃女士偶然也抬眼看看。兩個窗洞口已經沒有人站着了，大家都規規矩矩坐在自己的位子裏。那位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必恭必敬地在聽着一位西裝的中年胖子的「香檳」奇談，這胖子的一雙腳架在寫字樓邊上，手裏一枝雪茄，旁若無人地談得唾沫亂飛。忽然他把他的胖頸子一挺，就仰臉大笑起來。「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趕快也陪着笑。俄而那一雙架在寫字樓上的皮鞋腳刷的落下來，那轉椅很輕巧地向右半面轉，右面却就是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的位子，兩張辦公桌子面對面，兩位密司脫隔着個描放洋式賬簿的木架子正在低聲說話，猛不防那胖臉面忽然轉向這邊來，兩位密司脫就好像嚇了一跳，兩個伸在一處的頭就立刻分開，兩個頭裏的腦筋因為聽見別人在笑就立刻悟到這是應該幫腔笑的時候，於是鴨子叫似的乾澀的陪笑聲就立即被逼了出來。

然而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剛剛把硬逼出來的笑聲弄得自然些，却又不得不立即收住了。因為突然有個白布制服的人捧着個飽漲的文書皮包匆匆走進這辦公室來，就放在一張特大的寫字台上。這是辦公室主任的「壓道車」。滿室立時肅靜，只有那中年胖子的轉椅輕細地轉



響了一下。隨後就聽得辦公室外有一條沙啞嘯高喊着「王升」，隨後就聽得幾個聲音同時應着「喳」，又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這才聽得皮鞋聲臺臺地，辦公室那扇半截玻璃門忽然自己往外開；黃女士的座位因為斜對着那門，就看得很清楚，一個白制服的茶房一手拉着門，一手捧着頂拿破崙帽子，筆直的站着，再這麼半分鐘，就有一位紫棠臉的高個子挺胸凸肚從門外進來。茶房跟在後邊，將那頂拿破崙帽子恭恭敬敬放在那特大的寫字樓的左角。

「這就是主任罷？」黃女士心裏忖量着；一邊便想着；自己辦什麼事呢？等主任發下來呢，還是去請示呀？一邊她却偷眼看滿室的同事們對這位威嚴的主任進來有什麼「儀式」。沒有。那幾位中級的或者幾乎高級的職員都在用耳朵伺候那位主任的動靜；那些低級的職員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拿着筆或者把筆稍在耳朵縫裏很匆忙似的翻弄着巨大的賬冊。

主任坐了，一手攔在那飽漲的文書皮包上，一手就掏出個鼻煙壺來。

中年胖子的座位在主任前面，然而他好像背脊上生着眼睛似的，剛剛主任嗅了第二指的鼻煙而且眼光注射到他那一面的時候，他就怪伶俐地站了起來，手裏捧着一疊紙，點着腳尖盤到主任桌子邊，側着肩，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便把那疊紙放在主任面前。



「哦——」主任的沙喉嚨響了一下。黃女士覺得主任的眼光朝她這邊射來。她低了頭，心裏有點慌。她看着那只有筆墨和吸墨紙三樣東西的辦公桌面，就覺得她這身子，她這一雙手，都沒有着落似的。

這個時光也許並不長，然而黃女士却像等等再也過不完。驀地有一隻手落到她肩上了，她不由得渾身一跳。抬起臉來，她看見那中年胖子站在她面前，胖臉上似笑非笑的。工作來了！黃女士心裏一鬆。中年胖子一面夾七夾八指點着，一面他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只管釘住了黃女士身上身下打量，似乎要估計她的辦事能力。

「這你都明白了罷？」中年胖子結末這樣公式地問了一句，然而，他似笑非笑地，又很不公式地輕聲兒加一句道：「噯噯，密司黃，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呢？」

黃女士不防會有這樣一句話的，怔住了，沒有回答。胖子笑了笑，就又高聲來一句公式的：「請你在上午把這些事情辦完。」

終於他回轉到自己座位，可是在走過密司李的辦公桌時，他又站住了，拿起密司李在抄寫的一種文件湊在鼻子上似乎是看，似乎又是嗅一嗅。

黃女士戰戰兢兢的辦那交下來的公事，眼角兒也沒敢邪一邪。辦到一小時半，覺得手也寫酸了，便擱下筆，掏出手帕來揩一揩額角。忽然聽得夫俏的聲音從右前方來：「噯，嚼舌頭的！」黃女士不禁轉臉一看，只見那中年胖子用半個屁股挨在密司李的辦公桌的邊兒上，低着頭不知在說些什麼。

辦公室中央那特大的寫字檯前已經沒有了那位紫棠臉色的主任。寫字檯的右角仍舊端端正正放着那頂拿破崙帽子。辦公室裏那架電鐘正指着十一點十分。

「十一點十分！」——黃女士心裏一跳，不敢再打野眼，低頭再辦她手裏的事。然而心愈急手愈不聽命。耳朵也愈加靈。辦公室中此時嗡嗡地滿是低語聲和吃吃的嬌笑聲。忽然她又看見在她前面第三排的一位女同事伸一個懶腰，就嫵嫵婷婷地站起來，偃着上半身，對她前排的一個男職員說道：

「斷命的賬！抄得厭氣了。喂，請你幫幫忙，密司脫陳！」

那男職員不說肯，也不說不肯，只是嘻嘻笑着。女的把嘴唇一撇，就抓起自己桌子上未辦完的公事往男的桌子上擱過去，男的乘勢在女的手膀上捏了一把。「喔啣挨，噲噴！」



——那女的誇張地嬌聲叫着，又誇張地用手帕子拂着那被捏的部分，可同時又扭一扭腰，邪着眼睛釘了那男的一眼。

黃女士一一都着在眼裏，覺得胸口快要泛起噁心來。她低低嘆一口氣，正待再趕她自己，却又瞥見她的舊同學張女士用手帕掩了嘴在那里笑，而她面前却站着一個中級的或高級的人物。

「怎麼會是這樣個情形的？」黃女士心裏自問，一面咬緊牙齒付之不聞不見，趕她手裏的工作。

這時候，恐怕只有黃女士一個人抱怨那鐘走得太快。派給她的工作——限在上午要辦完的工作，還只辦了一半的時候，忽然椅子腳移動的聲音充滿了這辦公室。黃女士那一急，就在紙上弄了點墨水。她趕快用吸墨紙來吸，同時却擔心着那位中年胖子或許要來查考她的工作成績。然而竟沒來。那胖子好像早就壓根兒忘記了那先前的話，他此時右手拿着帽子，左手臂灣上掛着西裝上褂，站在密司李的桌子前，臉色很喉急。密司李却正照着手提包裹的小鏡子在細心地搽粉。

「老胖又和小李一淘去吃飯了。」有一個男職員望着胖子和密司李的雙雙背影，這麼冷地說，同時把舌頭伸了一伸。

這時鈴聲也響了。黃女士失望地擱下筆，雙手抱着頭發呆。

「黃——去吃飯去呀！」

是密司張的聲音，詫異地微笑着，望着她。

黃女士懶懶地站了起來，看着密司張；回報她一個苦笑，就跟她出了辦公室。在扒飯堂

以前，黃女士忍不住低聲問道：

「怎麼這裏是這樣的？——我——我看着真有點不慣。」

「看看也就慣了！」密司張輕描淡寫地回答。

黃女士注意地望密司張身上身下。瞧了一眼。老實覺得密司張那一身的大紅大綠有點不配。她又發見密司張的兩頰上還搽着杏黃色。

「做此官來行此禮，你不隨俗一些，你就站不住腳呀！」

忽然密司張又感慨似的輕聲說，很誠懇地望了黃女士一眼。



黃女士低頭看看自己的樸素衣裳，突然想起女同事們幾乎全是裝扮得花蝴蝶似的，然而據說她們的薪水多者亦不過六七十元，少者只有三四十元，黃女士想到自己的一點薪水即使全穿在身上也還趕不上人家，而況她又有負擔。她幾乎心灰到想哭出來。

「原就料到職業生活不會怎樣愉快的，然而——然而，想也想不到豈但是不愉快……」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再也忍不住眼眶紅了。

（選自婦女生活）

## 擬「浪花」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圓——三變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

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鐘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牀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的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到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他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這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



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趙戲園的小販錢廳子偏偏搖出個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兩個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來縫棉衣。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

種印花的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新」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相宜。

因為是這麼準備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就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阿二平日在吳府上疊的「柴堆」——就跟那布店裏布的陳列左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嗨嗨，小孩子做兩套棉衣，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比他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布來，又加

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噫，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



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夠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夠；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他的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

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二分多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會向吳先生「轉借」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了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你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方面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在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二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開開地敲着踏脚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脚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噫！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伙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腳板上。阿二憂悒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子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彩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議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一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沉；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樣

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夠，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嘆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



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佔點小便宜？

「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踱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囉，——嗯，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的，會漲起九成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開口。你算算——嗯，我——我想起你前天兌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嗯，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嘖嘖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坐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碰

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轉載大眾生活）



## 有志者

## 一

睜開眼來，兩片嘴唇輕輕一鬆，就有一個煙圈兒從他嘴邊騰起，搖搖擺擺去了一段路，然後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轉彎好，得站住了轉一轉念頭，這當兒，那圈子一點一點擴大，那烟色也一點一點變淡起來，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沒有。

這不過是幾秒鐘間的事情，然而躺在那裏看着的他，却覺得很久。他第二次（略為有點性急）把嘴唇再那樣一鬆，這回是兩個烟圈兒出來了，廝趕着似的，一前一後，前面那一個在一尺路以內就脹破了，後面那一個却趕過頭去，——去的很快，因為很快就來不及擴大，他一邊看着，一邊心裏就想着「這一個也許可以達到帳頂罷？」但是忽然像中了風，那烟圈兒一下子就消得毫無影踪。

他有點失望。再張嘴。可沒有煙圈兒。只有一團淡到幾乎看不見的口氣和烟的混血兒。於是下意識地把香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氣，打算如法泡製，這當兒，他夫人的

脚步聲從房門外來了，——是夫人的脚步聲，決不會錯。老是像拖着鞋皮——拖嚙拖嚙。他一聽見就會頭痛。他會立刻想像到自己的腦髓攤平了成爲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過！而且，他好像已經是地板了，他看得見夫人鞋底粘着的煤屑，魚鱗，青菜梗。他忘記了製烟泡泡兒，忘記了有滿嘴的烟在那裏，烟噙住了喉嚨，咳咳咳——他兩手捧住了腦袋，睜圓着一對恨極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攪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換件衣服怎麼成？」

他苦笑。夫人進來總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討厭他夫人屢屢進來，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這暑假的期間寫成一篇「創作」難道等開了校一星期二十小時的課，百來本作文簿那時倒寫得成麼？難道因爲阿大會撒尿，夫人要換衣，他就活生生「犧牲」了穩可以到手的「創作家」的頭銜麼？不成的！那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經驗」，他的「天才」，他的五年來朝思暮想的一鳴驚人的大抱負大計畫！五年前他畢業的當兒，不是早已在師長和同學面前——簡直是在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結構「創」一部「作」麼？已經蹉跎了五



年了呀！不成的！那個——簡直不成話！

然而夫人的進來總是有理由的，他只好苦笑。

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換衣服竟比他做文章還難。這個女人總是那麼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邊哭起來了。這孩子，哭門一開，起碼得二十分鐘，像母親。他忍無可忍似的從牀上跳起來發話道：

「噯！你這人，阿大總是要撒尿，你總是要換衣服——噯，要換衣服呢，那——你不好把衣服多放幾件在下邊麼？」

「噯噯，只有你才想得周到呀！這已經是換到第三件了，這一早上！」

他夫人一面說，一面把一件淡灰色很短的單旗袍拎在手裏相了一相，就披上身去，她扣好了大襟頭的鈕子，低頭看看，忽然自己笑起來，「從前就時行這麼短！」她自言自語，再扭過頭去看看後身。皇天在上！她穿一件衣服也像他做文章！他無可奈何地再往床上一躺，嘆口氣喃喃地說：

「哎，哎，總得有個書房——書房；沒有書房，產生不出——哎，偉大的——」

他沒有說完全，就覺得喉嚨頭梗住了。哇——哇——下邊的阿大却已由示威變成了開火。夫人趕快跑。到房門邊，她又回頭朝她丈夫看了一眼，像是含淚又像是安慰，輕聲說；

「何苦呢！暑假末，休息休息好啦！」

他皺了皺眉頭，不回答。「何苦呢！」他心裏也這麼說了一句，可是——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換衣服，當真比他的「事業」還重要麼？笑話！可是，可是，夫人這句「何苦呢，」近來常常掛在嘴頭了。真不應該！人家做老婆的，激勵丈夫，給丈夫安排着一個適宜於「創作」的環境，她呢，倒反打退堂鼓。氣數！而且——而且，牠自己整天捧住個阿大，就好像人生的意義整個兒有了。「看我，五年前的計畫，理想，還不是一古腦兒收起？」她還這麼說呢！沒志氣！想不到她會變成這麼平凡的！「只好隨她去，然而害得我也平凡，却是不可恕的；」——他心裏流淚地說，點着了一枝香烟，又嘆氣。

這一回，他不製造烟泡泡兒，煙從口裏接連噴出來，又從他鼻孔裏；不多會兒，他的臉上單滿了一陣白煙，他在煙中看見了五年來的「過去。」他在煙中看見了新婚不久後的他夫



人和他自己。夫人那時穿的正就是剛才換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單旗袍，然而比現在美。

## 二

喫過午飯，阿大照例睡一覺了，夫人在樓下輕手輕腳料理些雜務，時時側着耳朵聽。臺臺的皮鞋在樓板上響到窗前又響回去。夫人聽了會兒，忍不住抿嘴笑，笑過了又皺眉頭。這樣難產的「創作」應當是好的罷？

忽然皮鞋聲臺臺地響到樓梯頭了。忽然又停住。夫人開心地朝樓梯那邊望了一眼，忽然皮鞋聲響下樓梯來了，丈夫臉上是一股心事。

夫人趕快迎上去，一個笑臉，低聲說：

「怎麼下來了？要什麼，你叫一聲就好啦，我老在這裏留心聽你。」

他搖了搖頭，朝他夫人臉上看着，似乎有話要說，但是眉頭輕輕一皺，就臺臺地走到客堂裏，那走法大有神經病的樣子。「輕些！阿大——」夫人跟在後面警告。他好像渾身一跳，就站住了，朝搖籃裏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懶洋洋地坐到一張椅子裏去了。夫人跟到椅子

邊，一手搭在他肩上，正想開口，他倒先說了，一個個字都像經過咬嚼：

「想來，想去，這——環境裏，斷乎——斷乎：寫不出，好創作。」

「那你就不用寫罷。暑假——」

「哎先來個『不用』不是辦法！」搖着頭，加強那『不是』的力量。

「那怎麼辦呢？衣服什麼的都搬到樓下來罷？」

夫人誠懇地說，眼睛看住她丈夫。一個停頓。他像是在沉吟，又像是在斟酌；終於，眉毛一挺，毅然決然了：

「怎麼辦麼？只有一個辦法！——嗯，衣服什麼的，不是主要；怎麼你會把衣服什麼的看成了主要？不然，不然！唯一的辦法是——嗯！我考慮過無數遍了，嗯，只有離開這環境，我——我到什麼山裏，什麼廟裏，聚精會神完成——完成我的創作！唯一的——唯一的辦法！」

夫人不回答，出神地看着一隻牆角。等了一會兒他不耐煩地說：

「不明白麼？你看不到這個必要罷？」



「噯。是的，是的！不過，不過；」她勉強笑了一笑。「不過我想起四年前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就已經要——要寫一部創作？你那時住在一隻廟裏，雖不是山裏，倒也跟山裏差不多，可是你那時老追着我說：寂寞呀，空虛呀，創不了作；你說我們一塊兒就好了，你那時不是說得很認真的麼？——」

她說不下去了。她繃緊着臉輕聲笑，忽然掉落一對眼淚來，但是眼淚掛在面頰上，她倒真心的笑了起來了。過去的追憶，似乎畢竟也還甜蜜。

他似乎有點窘。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急口地叫道：

「那，那，也不是我的錯呀；這個，此一時，彼一時呀！這個，不到一年，就有了他呀；」手指着搖籃裏睡着的阿大，却又頓着腳，「該死，該死，沒等我創了作，他就來了！所以，這個環境，埋沒天才，非——非離開不可！」

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看看他，又看看搖籃，趕快伸一條腿過去，脚尖點住了搖籃邊輕輕搖了一搖，可是來不及了，阿大一雙小手已經狠命揉着他的小臉，這是要哭。夫人跑過去，一把抱了起來，已經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他覺得背上全是汗，洋紗短衫粘住了，就反過手去拎一拎空。

「不成！真不成！非得——非離開這環境不可！」他說着又嘆一口氣，便彙彙地開正步走上樓去。

### 三

過了幾天，他居然獨個人住到廟裏去了。廟就是從前他戀愛「發祥」的那隻廟，可不在山裏，而在小小的鄉鎮。他分了三分之一的家用——四十塊錢，預定要在這廟裏住上六個星期。

第一天是要佈置出一個適宜於「創作」的書房來，一眨眼便已經天暗。他也累了，朝一箋美孚燈呆坐了會兒，聽聽窗外草裏的絡絲娘，自覺得「靈感」還沒來，就上床睡覺。

他有夢。當然是「創作」成功的夢。他讀過孫博翻譯的沉鐘。他知道劇中的鑄鐘匠亨利那口鐘就是「偉大的藝術」的象徵。他堅信着自己這見解，誰要說他解釋錯了，他就要吵架。現在他夢中就看見他的「藝術的大鐘」居然成功，而且沒有掉在湖裏，却高高地掛在莊嚴華麗的鐘樓上。而且他親手拿着檀香的大杵，凜凜然撞這口「藝術的大鐘」了。



洪……洪……洪……

他夢中笑醒來還聽得這莊嚴的鐘聲在耳邊響。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頭放到嘴裏輕輕咬一下。不錯，他感覺得痛，他不是在夢中了！但是那鐘聲明明從窗外飛來：洪……洪……  
「當真和拜輪一樣，我一覺醒來就看見自己是文壇名人了麼？」他這樣想着，就趕快穿衣下床。這當兒，他的腦細胞一定是下了緊急全體動員令了；他平日讀過的一切外國（自然沒有中國）文豪成功史都一齊湧現來了。他眼前突然來了大仲馬的比皇宮還富麗些的“Monte-Cristo”他便立刻拿定主意他決不像大仲馬那樣做孟嘗君。他也許一星期請一次客——咳，在他的“Monte-Cristo”請一次客，然而決不讓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來揩油，而且也許他要養幾條狗防防賊，可決不能讓他的狗帶進半條野狗來幫着喫嚼。不，一百個一萬個不！他可不能像大仲馬那麼糊塗！

「不！」他跳下床在那破碎的方磚上頓一脚。像踏着了火磚似的，他的腳立刻縮起來，雙手抱住了。他還沒有穿襪子，破方磚刺痛了腳底心了。他抱着痛腳倒在床裏，無端的哈哈大笑。

洪……洪……洪……鐘聲還是一句句響着。

他揉着那隻痛定了的脚，漸漸想起這是廟裏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鐘罷，便覺得有點掃興。於是穿上襪子，趿着鞋皮，小小心心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磚上，推開了一扇窗，他就喚小和尚打臉水。

到亂草野花的石階上站了一會兒，他就信步踱出廟門來了。一邊踱着，一邊就心裏打起算盤來。廟裏一個半月的租錢——不，香金，去了十塊。茶水燈火在內。倘使帶一份齋，那麼按日三角大洋，三三得九，一二三是三，三五十五，——哦哦，該是十三塊五角罷，當然輕而易舉，但是但是——他是爲「創作」而來的，用腦的，總不成餐餐苴苴青菜會產生出雄偉濃豔的作品，他不能吃素；好在鎮上有的是小館子，新鮮的魚蝦，肥嫩的鷄鴨，每天化上——唉，小鎮裏的物價總不至於貴到那兒去。

他挺了挺胸脯，覺得自己的思慮真是周密之至。

「不過這會兒是早飯呀，該吃點什麼好呢？」走近了市塵的時候，他猛可地這麼想起。他站住了向街上街下張望着，原來有小館子也有帶賣點心的茶館。他就自然而然跑進了茶館



去。「按照衛生，早上不宜葷腥油膩，品一會茗提提神是好的，」——他給自己的行動解剖出堅實的學理。

然而因為茶，他就想到咖啡。對不起，他在家裏並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不，簡直一星期一次也沒有。不過此番是大規模地來潛心「創作」，應當備一點咖啡。對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全仗了二萬幾千杯咖啡？

「哎，哎，怎麼從前就忘記了呢！損失！天大的損失！不然，我的傑作早已產生了，何待今日！」捧着茶杯的他這樣想就喝了一口，同時他又喊了一客蔥花豬油燒餅和一客肉饅頭。

#### 四

夫人將他指定要的黑咖啡買好寄了來時，已經是在廟裏的第四個黃昏，三天來他的生活很有秩序；早上吃茶，半小時；午飯晚飯，要是碰到鬧汛，那就費掉一個鐘頭也還算幸氣。餘下的時間就是攤好原稿紙坐了下去。捧着腦袋構思了一會兒，好像「靈感」還沒來，便點起一枝香煙催一催；坐着抽煙又好像不得勁，便躺到床上去，也照例製些煙泡泡兒；於是再坐到原稿紙面前去，再捧着頭，再點着煙，再到床上躺一會。這是刻板的。有例外，便是

在兩枝香烟中間偶然不周到原稿紙面前去，而到房外那亂草天井中踱這麼一刻鐘二十分。

這樣秩序整然過了三天，原稿紙撕掉過十幾張，但是攤在書桌上的原稿紙依然只標著一個大大的「一」字。

這怪得他麼！夫人還沒把黑咖啡寄來呢！這個責任自然是夫人負的！

然而現在黑咖啡終於寄到了，他的腦細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緊急動員令。他一面在美孚燈上燒咖啡，一面就把生平聽到過的外國大文豪的軼事一古腦兒想起：司各德一個早晨要寫二三萬字呢！丹農雪鳥白天騎馬遊玩，晚上開夜工，二十萬言的小說也不過一星期就脫稿呢！——「哈哈！咖啡咖啡萬歲！」他不期然喊出了口。

那一晚，他開了第一次的夜工。

似乎黑咖啡當真有點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紙前不到十分鐘，便覺得文思洶湧，彷彿那未來的「傑作」的全部機構驀地彙現在他腦子裏；「哈，原來早已成熟了在那裏！」——他夾忙中還能自己評讚了一句。他像大將出陣似的撈起袖子，提起筆來，就準備把那「原來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紙上去。他奮筆寫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然而，幹麼了？腦袋裏「早



已成熟了的「東西忽然逃走！真有那樣沒耐心多等一會兒的！」

於是他不能不捧着腦袋了，不能不擱筆了。約莫又是十分鐘。他聽得絡絲娘在窗外草堆裏刮拉刮拉，多麼有勁，他又聽得金鈴子吉令令地彈着金琴。他腦子裏的「傑作」的形體漸漸又顯形。他眼睛裏閃着光芒，再奮起他的 Fountain Pen 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可地腿上來了一錐，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紅血！就在這當兒腦子裏的東西就又逃走。

現在他覺到佔有這書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無數的蚊子，吶喊着向他進攻。他趕快朝桌子底下一看，原來蚊煙香已經被他自己踏熄了。這一定是剛才第一次文思洶湧時他不知足之蹈之闖下了的小小亂子。他只好再擱筆了。再燒起一盤蚊煙香，於是第二杯咖啡。

照例第二次的東西總得差些。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他苦苦地要把霧一樣的腦膜上的影象捉到紙上去，然而每次只捉得一點點兒。而且那些影象真是世界上最膽怯的東西。絡絲娘的刮拉刮拉，金鈴子的吉令令，都足夠嚇牠們立刻逃走。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牠們來時，牠們可還不是這樣「封建思想」的小姑娘似的！

不過還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

不過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還得依次更差些！

而且美孚燈也要宣告罷工了，燈焰突突地跳，跳一跳便小一些。

他的一雙眼睛也有點不聽指揮，他輕輕嘆一口氣站起身來，看看原稿紙，還是第一張，

十來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煙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時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來的第一次「靈感」沒有全數留住。「怪不得人家說漢字應當廢除呢！要不是爲的筆畫太多，聒擱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豈不是全可以移在紙上麼？——至少是大部！」他這樣想着，翻一個身。

「聽說西洋的大文豪，比如伊伯尼茲，從來不作興自己動筆的；他們有女打字。他們擎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說，女打字就察察地打在紙上。對呀，說比寫快，打字又跟說一樣快，那自然靈感逃不走！要自己寫，還要寫那樣麻漢的漢字，真太不像話呢！」他一面搔着臉上背上的蚊蟲疤，一面這麼想着，覺得有點悲哀了。

但是再翻一個身，他的悲哀便又變爲憤怒。都是受了生活壓迫的緣故使他不得不在暑假



「創作，」使他不得不來在這草窠破廟受蚊蟲叮，而且使他沒有女打字員！要是他此番當真還是「創」不成「作」，那責任該當由「生活」由社會去負，他是被犧牲了的，他有什麼錯呢！

他詛咒又詛咒，終於在詛咒中睡了去。

## 五

以後是他歷試西洋大文豪們各種各樣寫作習慣的時期。

因為第一次開夜工的成績太壞，他就不敢再學巴爾扎克。「這一位巴老先生好個結實的身體呵！聽說他的頭頸就比別人粗，頭髮跟馬鬃似的，身材又高又大，有水牛般的精力。我怎麼學得了他呢！而且他的書房裏一定沒有蚊子！」他感傷地想着，不免也帶便恨到他爹娘爲什麼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但是他不能不「創作。」而「創作」又必須有「方法，」於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這位先生脚有點兒跛，身體似乎差些，他是早上寫文章的。對了，早上，喫早飯之前，古哲說的什麼「平旦之氣。」

他決定主意要起早了，雖然起早也並不容易預定是六點鐘，可是睡眠之神偏偏讓他七點

鐘醒來。「哦，得有一個鬧鐘呵！」他打着呵欠想。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個罷，不成！家裏沒有鬧鐘，得現買。買買恐怕又得好幾天。而且夫人肯不肯買也還成問題呢！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經嘮嘮叨叨說上半車子話，說家裏剩的幾個錢算算總不夠，阿大肚子不好也還沒有看醫生，糟糕！

然而他不是輕易地就屈伏的人呵！一定得想法出個鬧鐘來。

那天從茶館裏用過早飯回廟的時候，他就跟廟裏的老和尚商量，請他每天早上六點鐘權充個「報曉頭陀。」

「哦——六點鐘麼，出家人沒有自鳴鐘呀。」老和尚懶洋洋地說。

他搔了搔頭皮，心裏想還是叫夫人買個鬧鐘寄來罷，但一轉念，就歪着腦袋問道：「你每天是什麼時候起來的？」

「我麼？頭鷄啼就打坐念經了。」老和尚一對鷄婆眼直釘住了他的臉。

「好好，就是頭鷄啼罷——頭鷄啼來叫我！」他把問題解決。

爲的是要劃一時代，這天白天裏他就爽性不創作。他躺在床上噴了幾個煙圈兒以後，猛



可地又想起何不同時學一次丹農雪鳥，總該也有點益處。他當然沒有一匹駿馬，但鄉下人有的的是牛，一頭黃牛或水牛想來也使得。

於是在上午就出發了。離廟不到一百步，就有田。綠油油一片。可是不見牛呵！他用了寫實主義作家實地視察的勇氣跑過了三四道田塍，果然望見遠遠地近一條小河處聳露起一隻牛角。他禁不住心裏一喜，脚下就更有勁了；他一口氣奔了好大段的路，整個牛都看見了，然而糟啦，一個不識趣的鄉下人剛剛牽那條牛到水車邊，看樣子是要上工了。等到他趕到跟前時，那牛早已很馴良地在盤着水車，牛臉上一付大眼罩。

「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礙我創作天才的自由發展呵！」他這樣想着，沒精打采走着回頭路。肚子倒餓起來了，田裏可又沒有小飯館。

但是這一點挫折只使他更加堅決。午飯後他換了個方向去找，居然有了三四條，黃牛水牛全有，都不在工作時間，躺在大樹根下乘風涼。他和看守的鄉下孩子辦了個交涉，兩個銅子騎一騎。什麼都得化點本錢，他很懂得；可不是他創作成了後他也不能讓書店裏欠版稅？

他把那幾條牛一條一條都騎過。他騎的不很在行，然而他滿意。騎到最後一頭，那是黃牛——的時候，猛可地他覺得「靈感」來了，他預定的小說人物之一，可巧也是個牧童什麼的，驟然從他腦子裏跳出來，活龍活現站在那裏。「哈哈！」他逛笑了一聲滾下牛背，搓搓手，然而，筆呀，紙呀，工具都不在手裏，他再搓搓手，掃興地嘆口氣。

不過無論如何他這次「擬丹農雪鳥」是成功了的。他在夕陽影中回到廟裏，心裏是愉快的，充滿着希望的。照理他接着就該開那麼一個全夜工。因為丹農雪鳥的「方法」確確鑿鑿是那樣的。但是他寫的已經「把一顆信仰心獻給了司各德，」而且四肢百體也好像要不依，所以他用過夜飯後只把筆墨稿紙香煙，還有黑咖啡，都安排得整整齊齊，就放心睡覺了。

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做了夢沒有，總而言之，他恍惚滑下了黃牛背似的渾身一跳，喫驚地睜開眼來的當兒，一條太陽光正在他額角上游戲。他趕快從枕頭底下摸出錶來一看，他媽的！又是七點鐘多點兒。

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咳咳，一盤新計劃，又被破壞了！」——他穿着襪子的時候這麼說。「而且，可惡的，老和尚可惡！幹麼他也要存心破壞我的創作計劃呢！」——拔上鞋子



的時候又氣沖沖地說。

等不及洗臉，他趕到「方丈」裏大聲叫道：

「呔！昨天談判好了的，你一早叫醒我怎麼你偏偏不叫呢？」

篤篤篤地老和尚起勁敲着木魚正做早課，只把眼皮抬起來朝他看了一下，嘴裏依然喃喃地念經。旁邊的小和尚却連木魚也忘記敲了，烏溜溜兩隻眼睛只朝他頭上看到腳底。

禿——老和尚的木魚錘子忽然敲到小和尚頭上了。禿禿！又連了兩記。老和尚不念經了，側過臉去。小和尚却漲破了喉嚨，「南無佛，南無法」的亂嚷起來。老和尚賭氣似的再敲了小和尚頭一記就喝道：

「你貪懶！你不會去叫罷！」

「哼哼，這樣大事件你交給一個小和尚怎麼成呢！」

「我叫的，叫的；」小和尚明白過來似的急口說，「他不醒呀！我叫的！」

「胡說八道！我沒有不醒的！大事情在我身上呢！」他氣得發腳。

「我叫的！我在窗外叫了半天，你不醒！」小和尚差一些要哭了。

「出家人不打誑語。先生，實在是睡性好了點兒。」

老和尚望望小和尚，又望望他，慢吞吞地說。他氣得想不出回答。忽然他伸手到左口袋右口袋乃至褲子袋裏亂摸了一通，他是想摸出他的錶來給老和尚看看這早晚已經是什麼時候，因而他的預定計劃是燬了，這責任是該當誰負；然而錶沒有，錶忘記帶在身邊了。這當兒，老和尚却又慢吞吞說：

「先生，莫怪叫不醒你。我們頭鷄啼起來，你剛剛有頭腦裏。」

「頭鷄啼，頭鷄啼麼？頭鷄啼約莫是幾點鐘呢？」他搔着頭皮。

「不知道是幾點鐘」老和尚閉着眼睛搖了搖頭，「寒鷄半夜啼，這會兒是熱天，頭鷄啼總在五更不到，四更過點兒。」

他聽得呆了，他媽的，頭鷄啼原來有那麼早的！怪不得司各德早飯之前能夠寫那麼兩萬字，想來他也是頭鷄啼起身的。得了，就是頭鷄啼罷。

「老和尚，你不知道我身上有大事件呢！明天千萬頭鷄啼就來叫，叫不醒，打門，打門再不醒——哦哦——」他搔了搔頭皮，「總之一定要叫我醒就是！千萬不要忘記！」



## 六

現有他知道頭鷄啼離天亮還得很呢，他不能不預先佈置。他自己買了一罐子煤油，省得跟老和尚要添，惹氣，他不「擬丹農書鳥」了，却睡了個中覺出去吃夜飯的時間提前一小時，六點正想起蚊煙香不多了，便又帶同一盒。他格外又想到頭鷄啼起來烏黑黑地給美孚燈加煤油是不方便的，而且他也不能讓加煤油什麼的瑣事擾亂了他的「平旦之氣」，於是他趁天還沒黑就把美孚燈要了來，一看固然只有半肚子油，他就把牠加得滿滿地。也沒敢多點，只對着牠抽了一枝香煙，就趕快吹熄，上床睡覺。

然而也許因為白天睡過中覺，也許因為躊躇滿志，他倒睡不着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想還有什麼應該先佈置好的沒有。什麼都妥當周密之至。只有一件：說不定老和尚跟小和尚自家倒睡過了頭。這可不是玩的，他連忙爬起來，就那麼黑地裏——幸而星光好得很，摸過了大殿，到和尚房門外篤篤地敲了兩句。咳，咳。是老和尚的聲音。再篤篤篤。「誰呀？」仍是老和尚的聲音。

「是我！喂，老和尚，頭鷄啼——」

「還早呢！」聲音裏帶點驚異。

「啊啊，這個，我知道的。我是特來關照你，不要錯過了頭鷄啼。」

「不會的！咳咳，——嚇——」

他這才放了心，照舊摸回去，却在大殿上看見一輪明月正從一塊烏雲裏鑽出來，天空還有幾朵白雲，此外是一色碧青他也不敢多賞玩，趕快回到自己房裏鑽進了蚊帳，便閉了眼睛。明天的事情要緊，他不能再不睡。

但是愈想睡，偏不能睡。不睡倒也罷了，忽然腦膜上飄飄忽忽地移過了一些影象。那不是他那「創作」的「靈感」還會是別的不成！「怎麼來得這般早呢！太早了！等到頭鷄啼行不行？」——他拍着床帶幾分不顯意的神氣自己對自己說。可是那些影象却作怪地愈來愈多，斷斷續續地，這個隱去了，那個却又顯出來，好比天上的浮雲。他簡直窘了。末後他決定起身先來寫這麼一點再說。然而他剛坐起身來，那些影象却又模糊了。他喃喃地說了一句「還是等到頭鷄啼再來罷，」便又躺了下去。於是過不了多久他也就朦朧入睡。

這回是皇天保佑，他沒有睡得像死人似的。小和尚在窗外喊了第一聲時，他就矍然驚



醒；第二聲喊得響些，他已經跳起身來忙應了一句。

下床來第一件事是點燈。第一件是燉咖啡。他看見燈焰四周有很大的一圈暈。這暈在抖，抖一下就好像大一些，有些金色和銀色的星在暈圈裏飛。他揉揉眼睛，伸一個懶腰。便覺得自己的腦袋也有點不大對，——昏昏的，又頗脹悶。他舉起雙手，用力在臉上抹一把，走到房外在石階上站了一會兒，天空的星星好像減少了，遠處樹梢白茫茫地，像掛着一層霧氣。他惘然定睛看着，足有四五分鐘之久，然後猛生地驚覺了似的，轉身回房，便坐在他的「崗位」裏。

燈焰已經沒有暈了。他的腦袋也回復了常態。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抵住了太陽穴，頭微偏着，便提起筆來；筆尖像尋食的鷄喙，剛要落到紙上，便又縮回，最後第五次這才啄到了，是兩個大字：「陶醉。」他這篇大作雖然核桃大的字還不滿一千，可是「故事」已經到了緊張關頭，一對不知從那裏跳出來的青年男女由「一見目成」——這四個字他得來全不費力，他曾經歸功於他的黑咖啡，——的經過，此時正坐在大樹下談心。得了，談心！他嘴脣噴的響了一聲，便很快地寫下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沉吟。筆尖兒又從紙面縮起。筆

尖兒再逡巡落到紙面的時候，燉着的咖啡放出絲絲的細聲音，他朝咖啡看了一眼，便毅然決然圈掉了一個「的」字，却在「中」字下寫了三個字：「的他們。」咖啡的聲音越來越響了。他把全句念了一遍，終於再添上個「爾」字，便趕快放下筆，捧起了咖啡杯子。

一口一口吸着那熱咖啡的時候，他眼睛望着剛寫成的一句。字眼兒美麗，音調也好，特別是不能再增減一字——這是他平日給學生改作文簿的時候屢次提出來諄諄誨戒的，這都應當歸功於「平日之氣」。

咖啡以後，他要放手寫了。於是——「神秘的甜蜜的詩意，閃耀在她那一雙黑鑽石一般的美目裏：」一句。他滿意地鬆一口氣，忽然左手在桌子邊上拍一下，趕快加添了「白如雲石」四個字，左手再支着腦袋，又添了兩字：「黑如。」側着頭再看一遍，終於再改，成爲「……那一雙白的地方像雲石，黑的地方像黑鑽石的美目裏。」他覺得無可再改了，微微一笑，接着便要寫那男的了。

這樣一字一字「鬥爭」過去，不知不覺滿了一張稿紙。應該再喝一杯咖啡了，但是肚子裏咕咕叫起來，似乎說：要一些填得飽的。不成！還沒達到司各德的十分之一呢！肚子應該



等一等而且「靈感」正在「油然作雲」呢！

他左手揉着肚子，右手捉住「靈感」，依然一字一字「鬥爭」下去。可是肚子是講不通的，咕咕地越叫越響，不管那可憐的「靈感」嚇得簌簌地抖。「靈感」的線愈抖愈細，終於，一下子斷了，再也接不起。那剛是第三張原稿紙寫滿了一半的時候。

「該死，該死！」他擱下了筆，咬緊了牙關說。兩手交叉在胸前，朝美孚燈發怔。窗外透着魚肚白了，大殿裏傳來勻整的木魚聲。

燬了！這一回又不順利。然而他想想也不能太怪怨肚子。肚子原是不大講理的，肚子得用點東西餵，正像他的腦筋得用咖啡喂。爲什麼他昨天竟沒想到這一點呢？那是不是腦筋的責任？不要多抱怨腦筋罷，牠要招呼的事原就太多！應該讓牠專管「創作。」司各德「創作」的時候難道也要自家留心燈油，蚊烟香，乃至點心？這些雜務，一定有他家裏人代他用腦筋！

「哎呀！沒有安定的生活呵！生活是虐殺創作的！」他賭氣站起來，就跑出了房門。

預定的六個星期過到一半時，黑咖啡早已用盡，而他的錢袋也已空空。他寫給夫人要錢的信一連有三封，但只得了要求數目的三分之一——十塊大洋。夫人信上說：這十塊錢還是奔走了三天的結果。他還清了小飯館和茶店裏的欠賬，剩下的錢只夠坐四等車。

他終於回家去了，手提柳條箱裏有「未完成的傑作」，肚子裏有海樣深的對於「生活」的仇恨。不！對於一切的仇恨，絡絲娘，金鈴子，不知名的野狗，老和尚小和尚的木魚聲——牠們都會聯合起來打擾他，阻撓他「天才」的「自由發展」，當他依照「司各德方法」的時候。

而還有老鼠，也幾次破壞他的工作。他爲了「司各德方法」不得不備些點心，然而那可惡的老鼠竟有好幾次偷吃了一半多！他能發誓，司各德家裏有一定沒有那樣該死的老鼠！

然而他並不灰心。一來他「發見」了「司各德方法」頗合實用，二來他到底「創作」了四十多張原稿紙了，雖然是核桃大的字，雖然算字數也許五千還差點兒。要不是生活壓迫，他這次準定會完成他的「傑作」，——這個，他有確信。

「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



他和夫人見面的時候劈頭就這麼說了。看看他夫人似乎一時還不能領悟，他嘆了口氣解釋道，「一定要有司各德的生活，——有司法部的乾薪好拏，有舒服的住宅，不用自己加燈油，不用怕蚊子咬，也不用自己記住備點心，而點心也沒有老鼠來偷，——要這樣，才能夠談到創作！」

「那麼，依我說，不創作也就罷了。」夫人寬慰他。

「嘖嘖！你——你——」他跳了起來大叫，「哎，你爲什麼總是那樣不堅決呀！喂，得堅決一些，不行麼？還有明年呢？我不灰心呵！不過，先要把我的生活佈置好。能有司各德的那樣一半，哦，就是一半的一半罷，也就夠了，我有把握！」

於是他昂起頭想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微喟着說：

「難道社會就這樣不寶甫重一個意志堅決的天才麼？」

（選自泡沫）

## 秋 收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了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那裏求過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有喫過什麼藥；他就仗著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離床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銹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著，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卻也忍不住歎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撐著兩根顴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著，看著，再也忍不住那眼眶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坐簡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蘭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晒了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著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蓬鬆著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灶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噲著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嘔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著一對腿，走到那泥灶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灶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

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剝必剝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灶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兩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煙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灶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灶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牠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會擦過小寶的手，也會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以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童子癆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唧唧地吹著白的蒸汽了。蒸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到鍋子邊湊著那熱氣嗅了



一會兒，就回轉頭撇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喫！我要——我想喫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去對了灶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喫。爺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喫。」

老通寶的一隻枯瘠的手抖蕩蕩地摸著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中人」向鎮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麼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卻覺得那仍舊是哄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著「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喫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喫。不幸是近來半個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著兩泡眼淚望著他的祖父，肚子裏卻又在咕

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壞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叔多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會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雞忙以前，他家也會斷過米，也會燒南瓜當飯喫，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漉漉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抖兢兢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啞著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喫完，晚上小寶的爺總該帶回幾升米來了！——噯，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喫一碗罷！」

噯！噯！噯！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鑊著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



一碗南瓜就鵝頭鵝頭地踱到「廊檐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吸著，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鷄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喫過飯的男子銜著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檐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喫喝著談著，但現在，太陽光暖和地照著，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著，這村莊卻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檐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變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吸完了，老通寶瞪著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著那小河，望著那些隔河的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吸著。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著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風」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今年新年裏東洋小鬼打上海的時候，村裏大家都嚷著「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卻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聲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著他瞧。這是他家緊隣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貨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為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著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羅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卻竟是這個「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



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晒到他腳邊。於是他就想起這時候從鎖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嚥著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湖，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嚥口水。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著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床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著。沒有回音。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鄰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還擎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冲著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嚥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豔羨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卻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去喫「饑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竟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鎮上拿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拿米，白米！」

老通寶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卻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駁著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著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麼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喫！」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簍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瞧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驀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蹣跚過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他心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斯文

話」，例如叫銅錢爲「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寶眷」「尊駕」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這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道，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你看，村坊裏就像「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哪裡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見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一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喫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淇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瞪，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空大戶，搶米囤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孩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到他自家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瞧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目下聽說「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罷，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抖著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晒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迷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

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而這一「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後來他發了善心，賒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囤著百幾十担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今天我們賒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這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沉沉地說著，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甕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囁囁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望著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望那兩口米甕，覺



符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逆，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隻金元寶！」老通寶雖然拿出「祖傳」的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重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得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化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會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造這棚也會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簸簸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面走，一邊叫道：

「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折這豬棚賣給他罷！倒霉的東西，養

不起猪，擺在這里幹麼！」

噹噹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她把嘴脣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講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著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量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

老通寶觀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著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沫，搖著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二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抄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完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著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着說道：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哩！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誤？」

老通寶咬着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

「當真沒有。黃道士，絲瓜纏到豆蔓裏！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橋去。老太婆女人打頭，男人就不過幫着搖船。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不瞞你！」

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也就顧不得老婆的叮囑，說出了真情實事。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不肯洩漏，一是幫着搖船的多頭在本村裏實在是領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要是今天借不到錢，量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幫她們「搖船」去。

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看，暫時沒有話。

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老通寶家的煙囪裏開始冒白煙，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四大娘的聲音喚着：「小寶的爺！」阿四趕快應了一聲，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卻又站住了，鬆一口氣似的說道：

「眼前有這三斗米十天八天總是夠喫的了；晚上等多多頭回來，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

「這豬棚也要拆的。擺在這裏，風吹雨打，白糟塌壞了！拆下來倒底也變得幾個錢。」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言外之意彷彿就是：還沒到山窮水盡，何必幹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然後，他也踱進屋子去了。



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村裏「出去」的人們都回來了。小寶像一隻水老鼠蹣了去找他的叔叔多多頭。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灶裏，也就趕到稻場上，打聽「新聞」。灶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噼噼地。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嚥口水。他的肚子裏也咕咕地叫了起來。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些別的事。他在計算怎樣「教訓」那野馬似的多多頭，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很快就來到的「田裏生活」。在這時候，在這村裏，想到一個多月後的「田裏生活」的，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

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打算明天再幫着「搖船」到鴨嘴灘，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鎮上」去。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都在興奮地議論這件事。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

「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我不認賬這個兒子！」

喫晚飯的時候，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這樣罵起來了。阿

四噙着嘴巴不開腔。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這一晚上，老通寶睡不安穩。他一合上眼，就是夢，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他總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在牀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朦朧中他又聽得阿四他們牀上噤噤咕咕有些聲音；他以為是阿四夫婦倆枕頭邊說體己話，但突然他渾身一跳，他聽得阿四大聲嚷道：

「阿多頭！爹要活埋你呢！——咳，你這話怕不對麼！老頭子不懂時勢！可是會不會迷天大罪都叫你一個人去頂，人家到頭來一個一個都溜走？……」

這是夢話呀！老通寶聽得清楚時，渾身汗毛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他撐起上半身，叫了一聲：

「阿四！」

沒有回音。孫子小寶在夢中笑了起來。四大娘脣舌不清地罵了一句。接着是床板響，接着又是鼾聲大震。

現在老通寶睡意全無，睜眼看着黑暗的虛空，滿肚子的胡思亂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



「黃金時代」，家運日日興隆的時候；但現在除了一疊舊賬簿而外，他是什麼也沒剩。他又想起本年「蠶花」那樣熟，卻反而賠了一塊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從祖父下來代代「正派」，老陳老爺在世的時候是很稱讚他們的，他自己也是從廿多歲起就死心地學着鎮上老爺們的「好樣子，」——雖然捏鋤頭柄，他「志氣」是有的，然而現在他落得個什麼呢？天老爺沒有眼睛！並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爺還給他阿多頭這業種。難道隔開了五六十年，「小長毛」的冤魂還沒轉世投胎麼？——於是突然間老通寶冷汗直淋，全身發抖。天哪！多多頭的行經活像個「長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寶猛又記起四五年前鬧着什麼「打倒土豪劣紳」的時候，那多多頭不是常把家裏藏着的那把「長毛刀」拏出來玩麼？「長毛刀！」這是老通寶的祖父從一長毛營盤「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而且也就是用這把刀殺了那巡路的「小長毛！」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老通寶什麼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而且萬萬料不到；這就是正當他在這裏咬牙切齒恨着阿多頭的時候，那邊楊家橋的二三十戶農民正在阿多頭和陸慶福的領導下，在黎明的濃霧中，向這裏老通寶的村坊進發！而且這裏全村坊的農民也在興奮

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熱鬧的夢，而此時夢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來迎接楊家橋來的一夥人了！

魚肚白從土壁的破洞裏鑽進來了。稻場上的麻雀噪也聽得了。喔，喔，喔！全村坊僅存的一隻雄鷄——黃道士的心肝寶貝，也在那裏啼了。喔喔——喔！這遠遠地傳來的聲音有點像是女人哭。

老通寶這時忽然又朦朧睡去；似夢非夢的，他看見那把「長毛刀」亮晶晶地在他面前晃。俄而那刀柄上多出一隻手來了！順着那手，又見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見了濃眉毛圓眼睛的一張臉了！正是那多多頭！「呸！——」老通寶又怒又怕地喊了一聲，從牀上直跳起來，第一眼就看見屋子裏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經在那裏燒早粥，灶門前火焰活潑地跳躍。老通寶定一定神，爬下牀來時，猛又聽得外邊稻場上人聲像陣頭風似的捲來了。接着，鏗鏗鏗！是鏗聲。

「誰家火起麼？」

老通寶一邊問，一邊就跑出去。可是到了稻場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場上的情形正和他親身經過的光緒初年間的「鬧漕」一樣。楊家橋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烏



黑黑的一簇，在稻場上走過。「出來！一塊兒去！」他們這樣亂烘烘地喊着。而且多多頭也在內！而且是他敲鑼；而且他猛的搶前一步，跳到老通寶身前來了！老通寶臉全紅了，眼裏冒出火來，劈面就罵道：

「畜生！殺頭胚！……」

「殺頭是一個死，沒有飯喫也是一個死！去罷！阿四呢？還有阿嫂？一夥兒全去！」

多多頭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寶也沒聽清，拾起拳頭就打。阿四卻從旁邊鑽出來，攔住老子和兄弟中間，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聽我說。你也不要去了。昨天賒到三斗米。家裏有飯喫了！」

多多頭的濃眉毛一跳，臉色略變，還沒出聲，突然從他背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陸福慶，一手推開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裏有二斗米麼？好呀！楊家橋的人都沒喫早粥，大家來罷！」

什麼？「噢」到他家來了麼？阿四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楊家橋的人發一聲喊，已經擁上來，已經闖進阿四家裏去了。老通寶就同心頭割去了塊肉似的，狂喊一聲，忽

然眼前烏黑，腿發軟，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瘋狗似的撲到陸福慶身上，夾脖子亂咬，帶哭的聲音哼哼唧唧罵着。陸福慶一面招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發昏麼？算什麼！——四阿哥！聽我講明白！呸！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開陸福慶，轉身揪住了多多頭，一邊打，一邊哭，一邊嚷：

「毒蛇也不喫窩邊草！你引人來喫自家了！你引人來喫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頭，只能荷荷地哼。陸福慶想扭開他們也不成功。老通寶坐在地上大罵。幸而來了陸福慶的妹子六寶，這纔幫着拉開了阿四。

「你有門路，賒得到米，別人家沒有門路，可怎麼辦呢？你有米喫，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來，怎麼辦呢？——嘿嘿！不是白喫你的！你也到鎮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多頭喘着氣，對他的哥哥說。阿四這時像一尊木偶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陸福慶一手擦着頸脖子上的咬傷，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說道：

「大家講定了的：東村坊誰有米，就先吃誰，吃光了同到鎮上去！四阿哥！怪不得我！大家講定了的！」



「長毛也是不這樣不講理的，沒有這樣蠻！」

老通寶倒底也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就輕聲兒罵着，卻不敢看着他們的臉，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時他心裏想道：好哇！到鎖上去！到鎖上去吃點苦頭，這纔叫做現世報，老天爺有眼！那時候，你們纔知道老頭子的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罷！

這時候，楊家橋的人也從老通寶家裏回出來了，囔囔鬧鬧的持着那兩個米甕。四大娘披散着頭髮，追在米甕後面，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自家吃的！自家吃的！你們連自家吃的都要搶麼？強盜！殺胚！」

誰也不去理她。楊家橋的人把兩個米甕放在稻場中央，就又敲起鑼來。六寶下死勁把四大娘拉開，吵架似的大聲喊着，想叫四大娘明白過來：

「有飯大家吃！你懂麼？有飯大家吃！誰叫你磕頭叫饒去賒米來呀？你有地方賒，別人家沒有呀！別人都餓死，就讓你一家活麼？噓，噓！號天號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吃了你的，回頭大家還是幫你要回來！哭什麼呀！」

蹲在那裏像一尊木偶的阿四這時忽然嘆一口氣，跑到他老婆身邊，好像勸慰又好像抱怨

似的說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現在落得一場空！有什麼法子？跟他們一夥兒去罷！天塌壓大家！」

不知道從那里弄來的兩口大鍋子，已經擺在稻場上了。東村坊的人和楊家橋的人合在一起，忙着淘米燒粥。清早的濃霧已散，金黃的太陽光斜射在稻場上，晒得那些菜色的人臉兒都有點紅噴噴了。在那小河的東端。水深而且河面闊的地點，人家擺開五六條赤膊船，船上人興高烈采地唱着山歌。就是這些船要載兩個村莊的人向鎮上去的！

老通寶蹲在地上不出聲，用毒眼望住那夥人嚷嚷鬧鬧地吃了粥，又嚷嚷鬧鬧地上船開走。他像做夢似的望着望着，他望見使勁搖船的阿多頭，也望見哭喪臉的阿四和四大娘——現在她和六寶談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見那小寶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頭旁邊，學着搖船的姿勢。

然後，像夢裏醒過來似的，老通寶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灘，從東頭跑到西頭。爲什麼要這樣跑，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心口裏有一團東西塞住，非要找一個人談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靜悄悄地沒有人影，連小孩子也沒有。



終於當他沿着河灘從西頭又跑到東頭的時候，他看見隔河也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迎面跑來。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但在那四根木頭的小橋邊，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黃道士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一鬆，猛喊道：

「長毛也不是那們不講理！記住！老子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鎮上去吃苦頭；他們這夥殺胚！」

黃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認識老通寶似的，這黃道士端詳了半晌，這纔帶着哭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告訴你，我的老雄雞也被他們吃了，豈有此理！」

「殺胚！——你說一隻老雄雞麼？算什麼！人也要殺麼！殺，殺，殺胚！」

老通寶一邊嚷，一邊就跑回家去。

當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來，而且每人帶了五升米。這使得老通寶十分驚奇。他覺得鎮上的老爺們也不像「老爺」了；怎麼看見三個村坊一百多鄉下人鬧到鎮裏來，就怕得什麼似的趕快「講好」，派給每人半斗米？而且因為他們「老爺」太乏，竟連他老通寶的一把年紀也活到狗身上去！當真這世界變了，變到他想來想去想不通，而多多頭他們耀武揚威！

現在「搶米囤」的風潮到處勃發了。周圍二百里內的十多個小鄉鎮上，幾乎天天有飢餓的農民「聚眾滋擾」。那幾鄉鎮上的紳士們覺得農民太不識趣，就把慈悲面孔撩開，打算「維持秩序」了。於是縣公署，區公所，乃至鎮商會，都發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曉諭四鄉：不准搶米囤，喫大戶，有話好好兒商量。同時地方上的「公正」紳士又出面請富商和米商顧念「農艱」，請他們虧些「血本」，開個方便之門，渡過眼前那恐慌。

可是紳士們和商人們還沒議定那「方便之門」應該怎麼一個辦法，農民的肚子已經餓得不耐煩了。六言告示沒有用，從圖董變化來的村長的勸告也沒有用，「搶米囤」的行動繼續擴大，而且不復是百來人，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復限於就近的鄉鎮，却是用了「遠征軍」的形式，向城市裏來了！

離開老通寶的村坊約有六十多里遠的一個繁盛的市鎮上就發生了飢餓的農民和軍警的衝突。軍警開了一朝天槍。」農民被捕了幾十。第二天，這市鎮就在數千憤怒農民的包圍中和鄰近各鎮失了聯絡。



這被圍的市鎮不得不首先開了那「方便之門」。這是簡單的二條：農民可以向米店賒米，到秋收的時候，一石還一石；當舖裏來一次免息放贖；鎮上的商會籌措一百五十擔米交給村長去分俵。紳商們很明白目前這時期只能堅守那「大事化爲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擔米的損失又可以分攤到全鎮的居民身上。

同時，省政府的保安隊也開到常通樞紐的鄉鎮上保護治安了。保安隊與「方便之門」雙管齊下，居然那「搶米團」的風潮漸漸平下去；這時已經是陰曆六月底，農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寶一家總算仰仗那風潮，這一晌來天天是一頓飯，兩頓粥，而且除了風潮前阿四賒來的三斗米是冤枉債而外，竟也沒有添上什麼新債。但是現在又要種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覺得那就是強迫他們把債台再增高。

老通寶看見兒子媳婦那樣懶懶地不起勁，就更加暴躁。雖則一個多月來他的「威望」很受損傷，但現在是又要「種田」而不是「搶米」，老通寶便像亂世後的前朝遺老似的，自命爲重整殘局的識途老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嘵嘵不休地講著田裏的事，講他自己少

壯的時候怎樣勤奮，講他自己的老子怎樣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終於創立了那份家當。每逢他到田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大聲喊道：

「明天，後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鬼迷了麼？還不打算肥料？」

「上年還剩下一包肥田粉在這里呀！」

阿四有氣無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寶跳了起來，惡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兒子說：

「什麼肥田粉！毒藥！洋鬼子害人的毒藥！我就知道祖宗傳下來的豆餅好！豆餅力道長！肥田粉吊過了壯氣，那田還能用麼？今年一定要用豆餅了！」

「那來的錢去買一張餅呢？就是剩下來那包粉，人家也說隔年貨會走掉了力，總得攪一半新的；可是買粉的錢也沒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說，就不用種田了！不種田，喫什麼，用什麼，拏什麼來還債？」

老通寶跳着脚咆哮，手指頭戳到阿四的臉上。阿四苦着臉嘆氣。他知道老子的話不錯，他們只有在田裏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還債；可是他近來的經驗又使他知道借了債來做本錢種田，簡直是替債主做牛馬，——牛馬至少還能喫飽，他一家却是喫不飽。「還種什麼田！」



「白忙！」——四大娘也時常這麼說。他們夫婦倆早就覺得多多頭所謂「鄉下人欠了債就算一世完了」這句話真不錯，然而除了種田有別的活路麼？因此他們夫婦倆最近的決議也不過是：決不爲了種田要本錢而再借債。

看見兒子總是不作聲，老通寶賭氣，說是「不再管他們的賬」了。當天下午他就跑到鎮裏，把兒子的「敗家相」告訴了親家張老頭兒，又告訴了小陳老爺，兩位都勸老通寶看破些，「兒孫自有兒孫福」。那一天，老通寶就住在鎮上過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陳老爺剛剛抽足了鴉片打算睡覺，老通寶突然來借錢了。數目不多，一張豆餅的代價。一心想睡覺的小陳老爺再三推托不開，只好答應出面到豆餅行去賒。

豆餅拿到手後，老通寶就回家，一路上有說有笑。到家後他把那餅放在廊檐下，却板起了臉孔對兒子媳婦說：

「死了纔不來管你們呀！什麼債，你們不要多問，你們只替我做！」

春羅時期的幻想現在又在老通寶的颯強的頭腦裏蓬勃發長，正和田裏那些秧一樣。天天是金黃色的好太陽微微的風，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里拔似的長得非常快。河裏的水却也飛快

地往下縮。水車也拿出來擺在埂頭了。阿四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通寶上去踏了十多轉就覺得腰酸腿重氣喘。「哎！」歎了一聲，他只好爬下來，讓四大娘上去接班。

稻發瘋似的長起來，也發瘋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陽却又像火龍似的把河裏的水一寸一寸地喝乾。村坊裏到處嚷着「水車上要人，」到處拉人幫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種了些雜糧，她和她那不聲不響的可憐相的丈夫是比較空閒的，人們也就忘記了荷花是「白虎星，」二三處四處拉他們夫婦倆走到車上替一班。陸福慶今天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們兄妹倆就常常來幫老通寶家。只有那多多頭，因為老通寶死不要見他，村裏很少來；有時來了，只去幫別人的忙。

每天早上人們起來看見天像一塊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皺了眉頭。偶而薄暮時分天空有幾片白雪，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老太婆眯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唸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興。扣到一個足月，也沒下過一滴雨呀！

老通寶家的田因為地段高，特別困難。好不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經過那六七丈遠的溝，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裏那些壯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貧血症似



的一天一天見得黃萎了。老通寶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跺腳沒有辦法。阿四哭喪着臉不開口。四大娘冷一句熱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有巴望的了，白費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張豆餅的債！

「只要有水，今年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寶聽到不耐煩的時候，軟軟地這樣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來的：

「呀！水，水！這點子水，就好比我們的血呀！一古腦兒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陸家哥哥妹妹的倆算一個，三個人能有多少血？磨了這個把月，也乾了呀！多多頭是一個生力。你又不要他來！呀——呀——」

「當真叫多多頭來罷！他比得上一條牛！」

阿四也搶着說，對老婆弩了一下嘴巴。

老通寶不作聲，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頭就笑嘻嘻地來幫着踏車了。可是已經太遲。河水乾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們接了三道屏，這纔轂得到水頭，然而半天以後就不行了，任憑多多頭力大如

牛，也車不起水來。靠西邊，離開他們那水車地位四五丈遠，水就深些，多多頭站在那里沒到腰。可是那邊沒有埂頭，沒法排水車。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寶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單是老通寶家，村裏誰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內就要乾裂的像龜甲呀！人們爬到高樹上向四下裏張望。青天石板似的一個天，簡直沒有半點雲彩。

唯一的辦法是到鎮上去租一架「洋水車」來救急。老通寶一聽到「洋」字，就有點不高興。況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車會有那麼大的是法力。去年發大水的時候，鄰村的農民租用過那洋水車。老通寶雖未目睹，却會聽得那愛管閒事的黃道士嘖嘖稱羨。但那是「踏大水車」呀，如今却要從半里路外吸水過來，怕不靈罷？正在這樣懷疑着的老通寶還沒開口，四大娘却先憤憤地叫了起來：

「洋水車倒好，可是租錢呢？沒有錢呀！聽說踏滿一月田就要一塊多錢！」

「天老爺顯靈。今晚上落一場雨，就好了！」

老通寶也決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前磕了許多響頭，許了大大的愿心。



這一夜，因為無水可車，阿四他們倒呼呼地睡了一個飽。老通寶整夜沒有合眼。聽見有什麼簌簌的響聲，便以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躍碌爬起來，到廊簷口望着天。並沒有雨，但也沒有星，天是一張灰色的臉。老通寶在失望之下還有點希望，於是又跪在地下禱告。到第三次這樣爬起牀來探望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他就跑到田裏去看他那寶貝的稻。夜來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驕陽下稍稍顯得青健。但是田裏的泥土已經乾裂，有幾處簡直把手指頭壓上去不覺得軟。老通寶心跳得卜卜地響。他知道過一會兒來了太陽光一照，這些稻准定是沒有命的，他一家也就沒命了。

他回到自家門前的稻場上。一輪血紅的太陽正在東方天邊探出頭來。稻場前那差不多乾到底的小河長滿了一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灘種了些玉蜀黍，現在都像人那樣高了。五六個人站在那玉蜀黍旁邊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寶惘然走過去，也站在那夥人旁邊。他們都是村裏人，正在商量大家打夥兒去租用鎮上那條「洋水車」。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李老虎的說：

「要租，就得趕快！洋水車天天有生意。昨天晚上說是今天還沒定出，你去遲了就撲一個

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寶，你也來一股罷？」

老通寶瞪着眼發怔，好像沒有聽明白。有兩個念頭填滿了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一個是怕的「洋水車」也未必靈，又一個是沒有錢。而且他打算等別人用過了洋水車，當真靈，然後他再來試一下。錢呢，也許可以欠幾天。

這天上午，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就像守着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圩頭下堰頭上來來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頭，後來就折腰，田裏的泥土嘖嘖地發出燥裂的歎息。河裏已經無水可車，村坊裏的人全都閉着。有幾個站在村外的小橋上，焦灼地望着那還沒見來的醫稻的郎中，——那洋水車！

正午時分，毒太陽就同火燙一般，那些守在小橋上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來了！一條小船上裝着一付機器，——那就是洋水車！看去並沒什麼出奇的地方，然而這東西據說抽起水來就比七八個壯健男人還厲害。全村坊的人全出來觀看了。老通寶和他的兒子也在內。他們看見那裝着機器的船並不攔岸，就那麼着泊在河心，却把幾丈長臂膊粗的發亮的軟管子拖到岸上，又擱在田橫埂頭。



「水就從這管口裏出來，灌到田裏！」

管理那軟管子的鎮上人很賣弄似的對旁邊的鄉下人說。

突然，那船上的機器發喘似的叫起來。接着，咕的一聲，第一口水從軟管子口裏吐出來了，於是就汨汨地直瀉，一點也不爲難。村裏人看着，嚷着，笑着，忘記了這水是要化錢的。

老通寶站得略遠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為船上那突突地響着的傢伙裏一定躲着什麼妖怪，——也許就是鎮上土地廟前那池潭裏的泥鰍精，而水就是泥鰍精吐的涎沫，而且說不定到晚上這泥鰍精又會悄悄地來把牠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於是明天鎮上人再來騙錢。

但是一切的狐疑始終敵不住那綠汪汪的水的誘惑。當那洋水車灌好了第二片田的時候，老通寶決定主意請教這「泥鰍精」而且決定主意夜裏拿着鋤頭守在田邊，防那泥鰍精來偷回牠的唾沫。

他也不和兒子媳婦商量，逕拉了黃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擔保了二分月息的人塊錢，就

取得船上人的同意，也叫那軟管子到他田裏放水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田裏平鋪着一寸深的油綠綠的水，微風吹着，求皺的像老太婆的臉。老通寶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嘖嘖叨叨聒着「又是八塊錢的債！」八塊錢誠然不是小事，但收起米不是可以賣十塊錢一擔麼？去年糙米也還賣到十一塊半呀！整個的幻想又在老通寶心裏復活。

阿四仍然擺着一張哭喪臉，呆呆地對田裏發怔。水是有了，那些稻依然垂頭彎腰，沒有活態。水來得太遲，這些嬌嫩的稻已經被太陽曬脫了力。

「今晚上用一點肥田粉，明後天就會好起來。」

忽然多多頭的聲音在阿四耳邊響。阿四心就一跳。可不是，還有一包肥田粉，沒有用過呀！現在是用當其時了。吊完了地裏的壯氣麼？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寶在那邊也聽得多頭那句話，這老頭子就像瘋老虎似的撲過來喊道：

「毒藥！小長毛的冤鬼，殺胚！你要下毒藥麼？」

大家勸着，把老通寶拉開。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寶餘怒未息地對阿四說：



「你看！過一夜，就會好的！什麼肥田粉，毒藥！」

於是既怕那泥鰍精來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們偷偷地去下肥田粉，這一夜裏，老通寶抵死也要在田塍上看守了。他不肯輕易傳授他的「獨得之秘」，他不說是防着泥鰍精，只說恐怕多多頭串通了阿四還要來胡鬧。他那頑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過去了，泥鰍精並沒來收回牠的水，阿四和多多頭也沒胡鬧。可是那稻雖舊奄奄無生氣，而且有幾處比昨天更壞。老通寶疑或是泥鰍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別人家田裏的稻都很青健。四大娘噪得滿天紅，說是「老糊塗斷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寶急得臉上泛成豬肝色。陸福慶勸他用肥田粉試試看，或者還中用。老通寶呆瞪着眼睛只不作聲。那邊阿四和多多頭早已拿出肥田粉來撒布了。老通寶別轉臉去不願意看。

以後接連兩天居然沒有那燙得皮膚上起泡的毒太陽。田裏水還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壯健起來了。老通寶還是不肯承認肥田粉的效力，但也不再說是毒藥了。陰天以後又是蕭索索的小雨。雨過後有微溫的太陽光。稻更長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鬆一口氣，現在有命了：天老爺還是生眼睛的！

接着是涼爽的秋風來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熱已成為過去的噩夢。村坊裏的人全有喜色。經驗告訴他們這收成不會壞。「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寶更斷言着「有四擔米的收成，」是一個大熟年！有時他小心地撫着那沉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許竟有五擔的收成，而且粒粒穀都是那麼壯實！

同時他的心裏便打着算盤：少些說，是四擔半罷，他總共可以收這麼四十擔；完了八八六擔四的租米，也剩三十來擔；十塊錢一擔，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債清了一大半？他覺得十塊錢一擔是最低的價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鄉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爺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鎮上的商人卻也生着眼睛，他們的眼睛就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見銅錢，稻還沒有收割，鎮上的米價就跌了！到鄉下人收穫他們幾個月辛苦的生產，把那粒粒壯實的穀打落到稻甬的時候，鎮上的米價飛快地跌到六元一石！再到鄉下人不怕眼睛盲地斃的時候，鎮上的米價跌到一擔糙米只值四元！最後，鄉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三元一擔也不容易出脫！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突然哭喪着臉的鄉下人，愛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說：



「這還是今天的盤子呀！明天還要跌！」

然而討債的人卻川流不絕地在村坊裏跑，洶洶然嚷着罵着。請他們收米罷？好的！糙米兩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

老通寶的幻想的肥皂整個兒爆破了！全村坊的農民哭着，嚷着，罵着。「還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四大娘發瘋似的見到人就說這一句話。

春蠶的慘痛經驗作成了老通寶一場大病，現在這秋收的慘痛經驗便送了他一條命。當他斷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 微波

午飯擺好了，一碗紅燜肉，一盤魚，兩個碟子：紫陽觀的醬菜和油燜筍。李先生戴上了不大深的老光眼鏡走近飯桌的時候，燒飯娘姨又送上滿滿的一盤炒鷄丁和一大碗的火腿白菜湯。

李先生朝飯桌看一眼，輕輕嘆一口氣，兩手撐在飯桌邊兒上，墩出了他那禿頂的油光光的頭，再看得仔細一些，然後落坐，舉起了筷子，又嘆了一聲，輕輕的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窮了！這一點菜夠這一桌子人？」

李先生這話是不错的。這里是滿滿一桌人：李先生對面就是李太太和八九歲光景的二少爺；左邊是大少爺大少奶奶一對兒。大少奶奶手裏還抱着李先生的三歲不足的孩子；右邊是大小姐和二少爺，兩個全是吃量很好的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一桌坐滿了，但還有一個人擠不上去；這就是站在李先生背後的姨太太。自從李先生一家做了上海「寓公」以後，這位叫做寶姑娘的姨太太每餐總推不到一個坐兒。總是要等到李太太或者大小姐好不容易放下了碗筷她



這才頂補上去。好在這位寶姑娘原是鄉下小戶人家的女兒，進李家來是伏小慣了的，要她如何她就如何，從不透一口大氣。

吃飯的時候，三少爺吵得最凶，大少奶奶手裏抱的孩子却也呀呀呀呀很會出花樣。李先生好像全沒有聽見看見，捧着飯碗只顧呆呆地出神。

他想到住在鄉下的時候，每頓飯總是兩桌，男歸男，女歸女；三開間四進的大房子，一家人住得怪舒服的；沒來由搬到這上海來，全家擠在鴿子籠似的三四間屋裏，倒出了好大的租錢；菜也貴；每月的澆裹比在鄉下時大了幾倍；——想到這裏，他把頭一幌，心裏又嘆着氣說：「真是！一天一天弄窮了。」

自己還是少爺的時候，他李先生常來上海，而且一住幾個月。後來他從少爺變做老太爺了，就覺得鄉間住住也還舒服。這就輪到他的兒女輩「蒼蠅見血」也似的渴慕着上海。這一次全家都搬了來，也是兒媳們竭力攛掇的。兒子是三日兩頭地在老頭子跟前說：「鄉下太平了呀！昨天張家已經避到上海去了，聽說趙家和孫家只在這幾天裏也要搬！」可是李先生總打不定主意。直到同鎮上一家布店的少老板遭了「綁」，李先生這才心裏一跳；可不是



麼，家道比他差得多的人尙且被土匪看中，那他李先生豈不是更危險？然而他又自己寬慰道：「少出門，坐在家裏，難道打進門來？」媳婦和女兒却整天嚷得厲害：「土匪也要綁女人的！」李先生只當不聽見，有時「嗯」了一聲，慢慢地搖頭。可是，「綁票」的恐怖還沒鬧清楚，另一件事來了；那一年的教育經費沒有着落，縣裏發了教育公債，因為李先生是五六百畝田的大主兒，派到他身上的債票是一千。這可把李先生嚇了一大跳。近來米價賤，他收了租來完糧，據說一畝田倒要賠貼半塊錢，那裏還能跟六七年前相比呀！於是硬一硬頭皮，爲了避土匪，也爲了避「債」，他全家搬到了上海。

除了田地住宅。李先生這一年來把他所有的財產都變成現錢，存在一家新開的銀行裏。利息是厚的，公館裏按月的開銷，也勉強敷衍過去。三個月前，他又費了無數的口舌把內地幾家商舖裏他搭的股子陸續都拆了出來，一共也有三四千罷，也都存在他認爲可靠的那家新銀行裏。當內地的一個商舖的經理，——頂難纏的一位，終於不得不讓李先生拆股，而且譏諷似的對李先生說：「老兄，你存銀行，也不過一分二利息，我們舖子裏前幾年還做到一分五呢！就只這兩年來派派官利，湊了八厘；老兄是有家當的人，何必這樣着急呢！」這當



兒，李先生好像也覺得錢都搬到上海來吃死利息不是個久長之計；但是他知道內地的商舖一年一年做的是「下水生意」，他不妄想五六年那種一分五六的好處；他除了勝利地朝那位經理微笑着，一句話也不多說。

但是利息雖然勉強夠開銷，李先生每逢月底算賬，就有一百二十分不願意。「要是住在鄉下，除開銷還可以多下一半呢！」——他這樣想。最近，他這「不願意」縮短到每天要來兩回；那就是吃飯的時候。在他的算盤上，每月夠開銷沒有多少餘，就是「窮下去。」這也不錯的：大女兒還得出閣，要化錢，二兒子娶親，更要化得多些，何況還有個八九歲的三兒，何況說不定那寶姑娘還會生出來，——好像她至少一兩個是要生的！

飯快吃完的時候，拍拍拍，大門門環上響了三聲。李先生放下了碗，連聲叫道：「慢點開！慢點開！問問清楚！」他住在上海也還得提防着騙門進來的強盜。然而娘姨去看了來，沒有人，只有一封信。李先生聽是信，立即又想到詐嚇信。手指頭微微有點抖，拿過來看時，却原來是鄉下來的。

這是代李先生經理田產的人寫來的信；他說：今年大旱，鄉下人是苦樂不均，有些地方

粒米無收，有些地方倒還有個八成；李先生那些田產，拉勻了稱，可有六成，不過收起租來，恐怕喫力得很。

李先生笑了一笑。捏着那信紙又只管出神。

大兒子和少奶奶咬了一會耳朵，就悄悄地溜出了大門。李先生知道他們又是看影戲去了，在平時，他至少要說他們幾句，雖則他們用的是自家「私房錢」，李先生實在也管不了他們。但今天他只對這一雙佳兒佳婦的後影響了一眼，他心裏忙着計算收租怎樣，米價如何。

前些時旱象初成而且米價步步漲的時候，李先生走進走出咕嚕着「米價漲，奸商可惡，而他家裏喫口重。」可是眼前這封信告訴他田裏還能夠統扯個六成。他就又覺得近來米價到反跌落些是不應該的，又是奸商可惡，私進洋米。

他左手摸着自家油光光的禿頂，心裏又要咒罵米商又要想法怎樣收租這當兒，忽然後門上又蓬蓬響了兩聲。他凸出了眼睛，正想開口，一個入氣急敗喪早闖到他跟前，是他的大少爺，手裏擎着一張報紙，叫道：



「中國興業銀行倒了！爸爸，晚報上登得有！」

「呵呵！什麼！不會的！前幾天牠還新添了一個支店呢！呵呵！」

李先生搶過報紙一頭看，一頭說，禿頂上立刻佈滿了汗珠。

李太太，大小姐，二少爺，還有寶姑娘，大家都擠到李先生跟前，睜大了眼睛。七八歲的小少爺爲的正在要一樣東西忽然沒有人理他，就躲着脚大發脾氣。娘姨抱了不滿三歲的小孩子也在門角邊張望。

「啊啣！」李先生回過氣來似的喊一聲，手一鬆，報紙落在地下。報紙上登載得那麼詳細，還能是假麼？李先生的全部財產，每月的開銷，一下子倒得精光呢！這裏頭還有李太太和少奶奶的金器，還有大小姐他們三姊弟從小兒積得來的拜年錢壓歲錢呢！屋子裏登時鬧得像菜市。

這一會兒，李先生咬緊牙齒說道：「明天我就回鄉下催租去！明天就去！催租去！唉——」  
「啫，大一家銀行，會倒的！」

（選自生生月刊）

